

## 老子的軍事思想<sup>5</sup>

自來「黃老」之學是被人目為治國平天下的「法術」。尤以中國的兵法，可以說完全是導源於「道學」，亦就是導源於老子之學。中國的兵聖孫子，善用兵的姜尚、張良、孔明……等莫不是治「道學」的。

老子只有自著五千言傳世，因其主要着眼為私「道」，故老子之學被名為「道學」，而老子亦就自成了一派為「道家」。老子的五千言除主要是私「道」外，還在在明「德」。他說：「道生之，德育之」，意謂文化的進步，一方面應從「道」的未發見部份，求其有所新生，一方面應把已發見部份的「德」，畜以保持其固有。老子是以「道」代表天地間無限的寶藏—未知；所以他認為「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，又說：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，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」，老子是要人遵循「道」—自然律去創造、研究發明。同時又以「德」代表天地間已發見的真理—已知；所以他說：「道生之、德畜之、物形之、勢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」，又說「長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養之覆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、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」，老子是要人「明德以畜」，就是要保持合乎原理的已知—「德」。所以老子的五千言又名之曰「道德經」。

中國文物制度創作之盛，始於數千年前之黃帝軒轅時代，所以後來學者每引証事例雖多，但未言及任何個人或前代帝王，完全是獨立的理論，是獨立的「道統」，在中國文化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
在未申論老子的軍事思想前，於此欲概述老子的全部思想。

老子的思想是積極的，絕無獨善其身的消極「出世」觀念存乎其間。我們看他「私道」，「明德」的理論，便可知其梗概了。他認為天地間一切的事物都要順乎「自然律」去研研和發明。然後擇善固執，保持已發見的

---

<sup>5</sup> 此文發表于〈世界兵學月刊〉第五卷第四期，2-3頁，1947年。

原理去運用。故言：「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。同時老子認為政治上要上軌道，必須要先解決民生問題；所以他說：「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之心為心」，如果無法使人民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」，他便主張「損有餘而補不足」，此等思想是何等的積極。

但世人每以老子主張「無為而治」，認為老子的政治是消極的，那是完全未深入研究老子的學說所致。其實老子的學說可以說「道五千，一言以蔽之，為無為」。老子說：「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」。所謂「為無為」，便是「為而不恃」，「為而不爭」，其意做事雖應努力為之，但絕非為着自私，我們讀此一句時，必須將「為」與「無為」分開來解，才能明其道理。老子曰：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」，其意是將「為學」和「為道」分開，而且認為是截然的不同東西；因為孜孜為學，是希望智識日增，競競為道，則是希望私利的妄念日損，是以他又說：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」，這才是老子的政治哲學。但老子終於說：「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」。老子亦早已知其學說不易為人知為人行。

欲求老子之「道」，老子已經說過：「吾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」。「慈」是慈悲博愛，亦就是愛國愛民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所以他又說：「慈故能勇」。「儉」是寡慾節約，儲蓄實力，以濟大用，所以他又說：「儉故能廣」。「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」。欲求老子之「道」者。須從此「三寶」下功夫。

我們明瞭了老子的全部思想以後，現在再深入的來研究老子的「軍事思想」，兵法是「詭道」，因此老子的軍事思想亦被人目為一種不可捉摸的「法術」，其實是很自然的一種原理。

欲了解老子的軍事思想，最先要知道上述老子的全部思想，那就是一切事物要循着「自然律」去研究發明和運用，所謂「元之又元，衆妙之

門」。因此我們研究老子的軍事思想時，亦不能墨守成法，而應循乎自然的原理，去尋求無窮的未發見的原理。

因為老子的思想是順乎自然的，所以他的軍事思想亦就被稱為「柔道」。確實，老子的軍事思想是主張利用自然的力量來打擊敵人的，而且主張預為防範。所以老子說：「颶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，孰為此者，天地；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」這就是說自然力量的偉大，如果是不自然的，天地亦不能持久，更何況人為的過激力量，焉能持久。所以他又說：「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務者不長」，這都是說明勉強不自然的不能持久和主觀成見過重的不能成功。最後他又說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」他已經告訴我們要研究兵法，便須從此入門。

因為要順乎自然，所以老子不主張輕舉妄動和臨變應該鎮靜。所以他說：「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，是以聖人終日行，不離輜重，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」這就是說唯能重者可以戴輕，唯能靜者可以安躁，是以聖人絕不可眩惑於外觀，而隨便更易，而要臨變鎮靜，燕處超然，才能作適切的處置。

但是如何去順乎自然，如何才不會輕舉妄動和臨變鎮靜？老子告訴我們：「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譏，善計不用籌策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」這就是說：無論何種技術，到了精練純熟的時候，便都成了自然的習慣，但在他人看去則似乎鬼斧神工而不可及。

至於如何才能熟練技巧，乃至臨機應變，老子說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」這是老子求道的第一法。他以為萬物有雌輒有雄，雄者動以施，雌者靜以守，學道的人就要耐心守雌以待雄，譬如高山流水，必注於谿，為天下谿，即為守雌之法，亦即遵守原理，然後便能如嬰兒一樣，生長萌芽，千變萬化。他又說：「知其白，

爲天下式。爲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」這是老子求道的第二法。黑白是絕對相反的兩面，白是陽，黑是陰，白表示已知的，黑表示未知的，亦就是要由已知推及未知，這便是天下原理的公式，由此公式去演繹，原理絕不會錯說，而且原理是無可窮盡。最後他又說：「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，爲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」這是老子求道的第三法。榮和辱雖然是表面現象，但是一個人由於學識進步，便會覺得今是而昨非，所以一個人要不斷的求進步，但亦必須守其已得的部份。而不可隨世俗之所趨，沽名釣譽以求榮，要能耿耿守德，困知不倦以守辱，然後才能「爲天下谷」，才能「復歸於樸」。「樸」爲原料，意謂可隨意雕斲，爲用無限，亦即可隨機應變。所以老子的軍事思想被人目爲陰性的，亦被人以無極八卦的多變作代表。

老子是反對侵略的，不以兵強敗天下，而且他認爲以武力併吞天下，到最後必然要失敗的。所以他說：「以道佐人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」這就是說如果以武力併吞天下，他會有報應的。所以他又說：「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」亦就是說由盛而衰是自然趨勢，不道的一定很快的就要失敗。因此他不主張窮兵黷武，不得已時才可用兵。他說：「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」他認爲國家兵強將廣和有殺人的利器是不祥的，賢明的人君是不取的。但他並不是主張廢除國防，他的意思是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廢止。所以他又說：「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，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澹爲上，勝而不美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，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」他認爲「道」才是可寶貴的，「兵」尚屬次要，要不得已時才用之。而且用兵時，要臨變鎮靜，以恬澹爲上。但是如果殘殺成性，雖勝亦不可得志於天下。所以他主張以「有道」伐「無道」，以「王道」禦「霸道」，而且他說：「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」就是說最後必然是「王道」取勝。

老子以為要圖自存，必須要知己知彼，而且要日新又新。所以他說：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」就是說要立於不敗的地位，必須知己知彼，瞭解環境。但其目的在保障安全，非在侵略，所以要能自己知道自己的弱點，而日求進步與改善。

老子的軍事思想是主張以柔克剛的。老子說：「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這是依着物壯必老，盛極必衰的自然律去適應的。因此他的軍事思想不單是「柔道」，而真的可以說是「詭道」了。他又說：「柔弱勝剛強，魚不可脫於深淵。」用兵就要如魚在深淵一樣的自由和神鬼莫測，但必須保守秘密。所以他又說：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」而且他認為柔必可克剛，所以他說：「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」就如「電分解」一樣，原子核雖至堅，但柔弱的電可以將其分裂，而電實至柔的東西。最後老子復證明：「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」他說：「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，萬物草木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枯槁，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兵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」又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」

老子是不主張侵略的，所以他的兵法亦是主張「以主待客」，「以逸待勞」，「以靜制動」的。他說：「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寸進而退尺，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執無兵，扔無敵。」其意是不可先求主動去進攻敵人，最好是應戰而不求戰，亦就是「以主待客」的意思，要如此方能保守軍事秘密，不致暴露企圖，或進或退，敵人無法知道，因此便能達到「行無行，攘無臂，執無兵，扔無敵」的境地。以是老子又說：「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，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」，他儆戒用兵的人不可輕敵，如果輕敵，則將喪失兵法的原理，而必自招敗亡。因為老子主張「以主待客」，所以他告訴用兵的人要「以靜制動」，要「以逸待

勞」，利用敵人之力量。所以他說：「善爲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爲之下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爲配天，古之極。」這就是要用兵的人「靜如處女」，「動如脫兔」，以隨機應變。但「善勝敵者不與」，就是欲求勝敵不可先「與」，就是不可以客就主，如此才能用人之力以制勝。這是一種自然的原理，亦是兵法之極。

最後再申論老子的「國防觀」，老子雖然不主張侵略及窮兵黷武，但他却主張要備戰的，所以他的「國防觀」是生活與戰爭合一，平時要如戰時，老子說：「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」古代的戰爭，以馬爲最重要的戰爭工具，而且馬是生於塞外，戰時的征集是很困難的。所以他主張在承平時，將戰馬撤退下來耕種。「卻走馬以糞」，「糞」是耕種的意思。然後到了戰時，那便「戎馬生於郊」了，就是戰馬可以從四郊征發而來，用之不盡了。同時他還說，謀國的人如果平時不知準備國防，那真是罪大惡極了。他說：「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」就是說不可授敵以可乘之隙，而隨時均應有所準備。但國防準備亦應適可而止，尤應注意生活與戰爭合一，才不致人民不勝負担，若窮兵黷武，恃強圖霸，則最後結果，必然失敗。老子的意思，以爲國防準備，既不宜示人以弱，亦不宜逞己之強，祇要永遠保持相當的實力，使敵人不敢輕侮，便宜適可而止。

古來論兵而可爲吾人師法的，在老子以前已無可攷了，所以老子可以說是中國兵學的始祖。雖然他的著述不是專門論兵的，但是他的原理，却均可適用於軍事。因此，後代學兵的人，亦多精研「道學」，而精通兵學和善用兵的人，亦莫不出自「道學」之門。余於研讀老子五千言後，特書此以爲讀書劄記，並供兵學同好。

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於陸大